

唱大戲

何冀平

中國大灣區戲劇文化節即將在香港拉開帷幕。中國有句話「千里搭席棚」，說的是過年過節，請來棚架師傅搭起席棚，辦喜事唱大戲，掛上各式彩綢裝飾，擺上大鍋，煎炒烹炸大擺筵席招呼親朋，最緊要的是要搭起一個戲台。在內地，會用古時候留下的古老戲台，有模樣、有意趣、有型有款，香港這類古蹟比較少見，只有靠搭起戲台來唱大戲。

為了解「唱大戲」，我曾經跟隨新劍郎的戲班，到新界去看神功戲，記得那年是慶祝關公誕，是政府出錢，這席棚就不一般了，搭得十分漂亮講究，四周掛上彩燈，一片輝煌。十里八鄉的人們聚在一起，連續7天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在戲棚看戲，在大棚會親探友，吃點心，晚上有豐盛的九大簋，吃飽了再接着看戲，邊看可以邊吃小食，邊講着七姑八姨的趣事，劇場裏像趕集，日日熱鬧到深夜。

西九戲曲文化中心建成後，戲曲演出都會在這裏舉行，戲曲中心大劇場有近千個座位，年年的中國戲劇節都在這裏舉辦。戲劇節聲勢浩大，請來的都是內地最好的戲曲劇團和名角，很多是梅花獎演員，場刊上印有「梅花譜」，京劇、昆

劇、揚劇、越劇、梨園戲，淮、揚、川、湘、秦各種地方戲，各路名角都會在香港亮相。我看過秦腔《王魁負桂英》中的「打神告廟」，桂英被負心的丈夫王魁拋棄，桂英來到兩人曾經盟誓的海神廟哭訴。一身海藍色衣襟的桂英一出场，就先將2米多長的白色水袖同時甩向台前，先聲奪人。緊接着是一大段唱段，邊唱邊舞，兩條水袖上下翻捲，或抖、或展、或拋、或纏、纏綿、激昂、委婉，把一個悲憤委屈的失情女子的內心通過唱腔和水袖展現，連舞帶唱15分鐘，頭上卻一滴汗都沒有，這是戲曲演員的一門秘功，可以控制住汗水，戲曲演員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本月24日是這一屆戲劇節開幕，開幕大戲是我創作的越劇《蘇東坡》，由久負盛名的「小百花越劇院」演出，蘇東坡由越劇名家茅威濤和青年演員張亞洲演出。這台戲是30年前我和茅威濤的一個約定，幾經歷練，經過數年的打磨，終於搬上舞台。「小百花」傾全院之力精心打造，在內地市場一演而紅。特別要提的是，這台戲是香港和內地聯手製作，編導、舞美主創都是香港專業人士，第一次和內地戲曲院團合作創作戲曲，兩地藝術家各自發揮，強強聯手，各有精彩，具以往戲曲劇目有所不同的精彩，是非常值得看的大戲。

魚毛蝦毛

鄧達智

慶生，跟大夥朋友到香港中文大學旁，沙田凱悅酒店中餐廳「沙田十八」餐聚，菜式由在下提早決定，打開網上餐牌，發現今期提供特別「東莞菜式」。東莞去得多，尤其是舊時重點時裝生產基地，經常去，一點都不陌生。當時比較有體面的餐廳，多為港商經營，菜式亦貼近港味。為此常要求廠家帶我嘗試當地本土菜式，不過東莞跟咱祖家寶安（不單止深圳，還包括深圳河南岸的香港）原本同一家，後分開，出現「新安」，再改名「寶安」。方言相同（一千年前南來，祖先說的，當為中原古語，後來的客家話），吃喝習慣亦相同，雖然在當年河海交界的魚鄉「東莞沙田」吃到特色海鮮，也在虎門鎮吃過河豚湯，整體說來，跟我們在香港，尤其是家鄉元朗的食材與煮法相同。

「沙田十八」是一所有信譽的菜館，疫情期間常在凱悅酒店 Staycation，用餐於此是常態。自己或朋友喜慶餐聚，亦經常選用，片皮鴨、燒乳鴿等等早已聞名遐邇，吃過不少次且不生厭。今次看大廚如何領導廚師團隊整理菜式。

蒜頭青蟹豬肉餅，色香味完美，催谷大眾食慾高漲。瓦罉焗

大黃魚，黃魚肉鮮嫩，底部墊有大量蒜頭，煎焗之後吸進黃魚精華，香噴噴不單止，入口甘甜，人人爭吃。每一道菜都被我們吃得光光，稱讚，不在話下，但最受歡迎的竟然是我們熟悉的「小炒王」，「沙田十八」的東莞魚毛蝦毛與韭菜共炒……人人讚不絕口的情況，真的前所未見，真箇滋味難逢！

魚毛蝦毛在我們童年家鄉周邊的山坑、溪流、水稻禾田裏隨手可拾，極之普通，母親當年偶爾亦會捕捉一些回家炒菜，但作為孩子們的大自然認知與遊戲，更加普遍。可惜數十年前開始，隨着新界鄉間大力發展，不少地下水源被封閉、剷除，已再難覓魚毛蝦毛。今天更大的北部都會區發展，我們村子很快將會變作城中村，明日的孩童更無可能在咱家的土地上見到活水河，及河裏活生生的魚毛蝦毛。



沙田凱悅酒店，中餐廳「沙田十八」近期推出東莞菜式，魚毛小炒王美味無比。作者供圖

市場供求利益當前

少爺兵

隨着多位電視藝人離巢另尋出路，TVB的營運模式被扒個四腳朝天，什麼「山頭文化」（意謂非我派系不效力捧）、薪底，自製劇集減少致不少藝人被苦連天。前TVB總經理一語道破指目前電視藝員的困境實因：「這是市場的供求問題。」

有電視藝員指摘TVB未能與時並進，電視藝員面對薪底難維持生計，故不管曾是視帝、視后，約滿就離開，轉戰內地短劇的賽道，認為縱是開工率依舊不足也好，至少在薪酬上是TVB的幾倍，多捱數月收入仍可應付所需，不再任由TVB拿捏，自由身始終舒服很多。更有電視藝員吐糟TVB離譜舉措，就是要所有簽約藝員交出自營的網絡平台密碼，稱是由公司統一管理云云。由於此消息傳得甚響塵上，TVB高層馬上撲出來「滅火」，強調電視台對旗下藝員的個人私隱是十分重視的，至於答案嘛，就信不信由你了。

因為電視台的投資者覺得任何藝員的光輝日子，名成利就都是電視台當日的心血力捧，沒有如TVB這樣大合作靠山，藝人們何以招來名利光環，足見電視台和電視藝員看似意見分歧，其實大家都非常現實，電視台看的是營運收益，藝員們着重的是薪酬能否養家或過其較悠閒的高質生活，兩者的理念不過是「殊途同歸」。但管理層認為應以公司的收益先行，始終企業要養活一班台前幕後員工。其實於筆者看來雙方都沒有對錯之分，只是立場要求各有不同而已，當然也有背道而馳的趨勢，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用來形容現時香港或內地電視台的營運模式最貼切不過。不要再埋怨對方了，全都是目前演藝市場的變化所致，能把握潮流趨勢而上者，就是成功。

在影視圈摸爬滾打多年的製作人認為，就目前攝製短劇的賽道而言，事實上，對投資者及演藝人來說雙方的保障較大，就算有人因個人的德行有虧被當局或粉絲們集體抵制而受影響的影片或電視劇，金主的投資亦不會損失慘重，演藝人或許收入不及以前的豐厚，亦已將薪酬袋袋平安，不用為一人的言行埋單。

短劇這賽道能走多遠？恐怕誰也說不準，事關時代不斷在變化，管理層的決策亦在變化，彼此不過於商業社會裏的浮沉中，從來都是「成王敗寇」的掙扎。

千金難買今夜歡

項明生

「突然好想你，你會在哪儿？」突然鋒利的回憶、突然模糊的眼睛、突然萬人合唱、突然迴響在啟德主場館的夜空。那一刻，視線真的有點模糊，思想也變得鋒利，一首18年前的老歌，可以將台灣的歌者、內地的歌迷，緊緊地包圍在香港的啟德主場館之中，原來我們是這樣一起長大的。

坐在我旁邊的兩位小情侶來自廣州，來一趟香港主要是為了看這個五月天「香港站生日限定」演唱會。兩人默契十足，全副武裝，左手熒光棒，右手生日賀卡，全晚都沒有坐下來的一刻。年輕人體力真好，明天一早還要去迪士尼，但這樣3天2夜的消費，即使花光小兩口一個月的工資積蓄，也心甘甘抵！用他們的話來說，在廣州做牛馬的人生意義，就是要盡情地買快樂的體驗。

我身邊有不少這樣的年輕人，不買房不買車，只買演唱會票。這個月在曼谷追BLACKPINK，下個月去大阪追Lady Gaga。你休小看他們身無長物，好像一無所有，他們在沿途收集的快樂指數，可毫不遜色住山頂豪宅搜集愛馬仕包包、法拉利跑車的超級富豪啊！

對於主場的香港，這些熱血年輕人今晚看完演唱會後，馬不停蹄地明天去

遊迪士尼、再逛街購物，直接帶動香港住宿、餐飲、零售全鏈條消費，彰顯啟德主場館牽頭的強大文旅演唱會的經濟效應。

旅行，從來就是從自己活膩的地方，到別人活膩的地方去尋樂子。少年郎追明星，老友記呢？我有一個住在沙田博康邨的退休老友，曾向我投訴屋邨茶樓年年加價，要收加一，又要趕人，服務態度差，又要等位，近年已經不再投訴，因為她已學會了異地找樂子。天天都搭B8巴士兩蚊雞去蓮塘口岸飲茶，再買埋菜餚回家。和這兩位從廣州坐高鐵來香港看演唱會的年輕情侶一樣，正好印證了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的互補性，大家花小錢或大錢都買了一場異地的開心體驗，換回更豐富的人生。



筆者攝於啟德主場館五月天演唱會。作者供圖

《鋼鐵森林》

叢仁

最近追劇《鋼鐵森林》，劇情從海州市通河河邊發現的一具無名女屍開始，意外牽出了5年前的「8·17大案」。當年特警運輸槍支遇伏，周瑾（蔡文靜飾）的哥哥周川和另一位警員不幸犧牲，而女屍現場留下的彈道痕跡，正是破解舊案的關鍵。

這部劇最讓人動容的，莫過於蔣誠（秦俊傑飾）這條充滿犧牲與遺憾的臥底線。簡單來說，這就是一個「因為太愛你，所以必須讓你恨我」的悲情故事。男主角蔣誠原本是個前途無量的警察，也是女主角周瑾的男友。5年前，周瑾的哥哥在「8·17大案」中犧牲，為了查明真相並保護周瑾，蔣誠接下了絕密的「藏鋒行動」。這意味着他必須徹底消失，自導自演一場醜聞，讓自己在所有人眼中變成一個背叛感情、背叛警隊的渣男和逃兵。他眼睜睜看着心愛的周瑾恨他入骨，最後甚至嫁給了江寒聲（井柏然飾），卻始終不能解釋，只能獨自在黑暗中煎熬。

臥底的日子簡直是人間煉獄，不僅要隨時擔心被黑幫發現而喪命街頭，精神上更要承受巨大的折磨——為了取得信任，他不得不做盡違心的事，甚至對自己的人下手。這5年來，他被全世界唾棄，支撐他的唯一信念就是抓出幕後黑手「老蠍」，替周瑾的哥哥報仇，也為自己「贖罪」。

這種設定帶來了極致的戲劇衝突：周

瑾拚命查案，第一個要抓的「壞人」往往就是蔣誠，她越努力，蔣誠就越危險；而蔣誠為了臥底身份，又必須對周瑾和警方表現出最大的惡意，這對兩人都是折磨。再加上周瑾的新婚丈夫江寒聲是個高智商的犯罪心理學家，他既是破案利器，也可能隨時揭穿蔣誠的身份。

觀眾看劇時心情會非常矛盾，一邊看到周瑾和江寒聲聯手破案，覺得他們很般配；一邊又為在泥濘中掙扎的蔣誠心疼不已，既希望他趕緊被認出來，又怕他身份曝光會喪命。這個故事的核心在於，有些英雄的名字不能被歌頌，功勞不能被記錄。蔣誠最大的成功，就是讓自己最愛的人，一輩子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愛她。在那些破案表彰的背後，永遠站着像蔣誠這樣犧牲了名譽、愛情甚至自我的無名英雄，他們的付出，遠比我們想像的更沉重。

《鋼鐵森林》比港產臥底劇《使徒行者》等更側重心理側寫與情感拉扯，比《潛伏》等謀戰劇更硬核寫實，是融合人性深度的新式情感刑偵劇。劇集把男女主角的感情刻畫得十分細膩，誰為成全誰，誰為誰退場，看劇時心情會非常矛盾。



《鋼鐵森林》劇照 作者供圖

維港的一條新腰帶

張武昌

維港北岸的海濱路，從堅尼地城到筲箕灣，13公里，說起來似乎只是一條路的事，但住在港島的人都知道，這一路走來，有多不容易。過去想沿海走走，總被各種工地、碼頭、設施截斷，走着走着就無路可走了，只得繞進車流喧囂的內街，狼狽得很。

如今不同了。我站在北角東岸板道上，腳下是新鋪的木板，眼前是熟悉又陌生的海。說熟悉，是因為這片海看了幾十年；說陌生，是因為從未試過可以這樣沿着它，一直走，不必繞路，不必中斷。

東岸板道全長2.2公里，分東西兩段，各長約1.1公里。西段今年初就開了，東段這「最後1公里」也於早前開通。說是「一板貫通，暢踏西東」，從此可以從西環一路走到筲箕灣。住得近的居民，可以經常來這裏散步。也有遛狗的人，牽着繩子，讓寵物在寵物友善區裏跑一跑，然後一起踏上板道看海。

板道的設計理念叫「城市海浪」。這名字取得好——海浪是流動的、連貫的、沒有斷裂的，這條板道也是。它設有三座橋樑，其中有一座是維港首個開合橋，還有一座轉盤橋。轉盤橋在和富花園對出，平日早上6點到晚上11點開放，讓市民通行。如果有船隻需要維修或緊急救援，管理公司會預先安排關閉。八號風球以上，橋就不開了。開合橋的開關只需兩分鐘，有燈號提示，紅燈亮起時，行人要停讓。兩分鐘，一座橋從合攏到打開，像一個人張開手臂，讓船隻

從懷裏駛過——這畫面想起來就覺得溫柔。

最吸引人的，當然是那個玻璃觀景台。站在玻璃地面上，腳下就是海，海水在幾公尺下流動，一進一退，像城市的呼吸。工作人員會遞上鞋套，要穿上才能上去，既保護玻璃，也保護安全。觀景台每天只開到傍晚6時，天氣不好也會關閉，板道則24小時開放。我想像深夜時分，一個人站在這裏，沒有白日的喧囂，只有海風和城市的燈火，那會是另一種風景。

板道上還有許多細節，橋墩一邊畫着海洋生物，色彩鮮艷，像水族箱的牆；另一邊畫着東區吉祥物「東東」，圓滾滾的，逗孩子喜歡。有階梯式座位可以看日落，有健身設施可以活動筋骨，有釣魚平台讓釣友靜靜等待。

在社交平台上，已經有很多人推薦這裏，叫遊客「別擠星光大道了」。確實，這裏的視野開闊得多。對岸是啟德郵輪碼頭，像一隻潔白的貝殼伏在海邊；啟德體育園的鋼結構在陽光下閃爍；再遠些，觀塘的住宅群密密麻麻，像積木砌成的山。看着落日搭配這山這海這高樓，瞬間又感受到這世界的美好了。我懂那種感覺——香港的美，從來都是這樣，人工與自然交纏，鋼筋與海浪對話。

路上還會經過葛量洪滅火輪展覽館，就在鯉魚涌公園裏。那艘1953年在香港製造的滅火輪，靜靜泊在岸上，像一位退休的老水手，不再出海，卻還望着海。它是香港博物館收

藏的體積最大的展品，記錄着海上滅火的歷史。走近看，船身的漆已經有些斑駁，但骨架依然堅實，彷彿隨時可以再次啟航。

沿着板道繼續向東，不知不覺就走到了筲箕灣。再往前走便是維港兩岸最狹窄的地方，對面油塘的樓宇彷彿觸手可及。海風從這裏穿過，帶着鹹澀的味道，也帶着歷史的回響。

黃昏時分，板道變得格外動人。它面向西邊，夕陽正正落在眼前，海面鋪滿金光，高樓的玻璃幕牆反射着餘暉，像千萬片碎金。有人停下腳步，舉起手機；有人繼續跑，身影被拉得很長。這一刻，整個維港都安靜下來，只剩下光和水的對話。

這裏的設計視野開闊，能把香港景色盡收眼底。這或許是「海濱共享空間」的特色吧——散步的、跑步的、騎單車的、遛狗的人，各得其所，互不干擾。共享徑給所有人，行人專用徑給想慢慢走的人。空間是大家的，規矩也是大家的。

現時不少旅客都集中在中西區海濱看日落，那裏是最佳觀景點。現在這條新板道，設計別出心裁，是個不錯的選擇。

這條新貫通的海濱，就像是維港的一條新腰帶，不只是一項工程項目的完成。它是這座城市終於學會的一種溫柔——對海溫柔，對人溫柔，對風景溫柔。13公里，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剛好夠一個人從黃昏走到夜幕降臨，剛好夠他把城市的喧囂一步一步走成寧靜。

《倚天屠龍記》演員「人口普查」

小蝶

上星期談到《倚天屠龍記》（1978年）首個電視劇版本的兩名演員在數天內相繼離世，不禁想起該劇的其他演員。

兩大女主角趙敏和周芷若扮演者汪明荃和趙雅芝依然活躍在香港和內地的演藝圈，從未從觀眾的視線中消失。尤其是後者，仍捍衛着「不老美人」的招牌。70多歲了，十分難得。

另外，兩名與男主角張無忌有感情纏綿的小昭和殷離扮演者陳玉蓮和莊文清則各走不同的人生路。陳玉蓮自從在《名媛望族》演出後已經不再在幕前亮相，只是偶爾會有記者把她出席活動的照片放在網上。莊文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削髮為尼，潛修佛法，追尋更大的理想和服務信眾，心靈更富足。

黃淑儀近年較少拍劇，卻成為烹飪界名人。她現時在加港兩邊都有家，有演出或活動時才返港，閒時含飴弄孫。夏雨30年來也是加港兩邊飛的「太空人」。剛看報道，原來他最近落葉歸根，定居江門。

有些演員雖然不再在幕前演出，但仍活躍在藝人中或讓人知道他們的近況。例如《倚》劇中的演員，楊道黃允財不時在內地商演，更經常在港籌辦敬老活動和表演，做很多善事；冷謙金與賢最近接受訪問，原來已定居中山；宋青書關聰在台灣銷售自製XO醬，過另一種生活；紀曉芙和楊不悔楊盼盼在內地培育特技人才，亦已當了外祖母；本是「失蹤人口」的韓姬劉雅麗最近在訪問中亮相，原來她一直在美國生活和從商，60歲那天與外籍丈夫離婚。

有些演員卻真是「失蹤人口」，例如：青翼蝠王楊炎棠、靜玄佩雲、丁敏君江可愛、常遇春黎永強、俞蓮舟關健等。關鍵的妻子是劇中飾演滅絕師太的上官玉，我去年倒從一幀資深演員聚會的合照中見到

她。她一頭白髮，精神奕奕，與前沒太大分別。

班淑嫻鄭少萍以前是無綫劇集最常見的臉孔，卻在《真情》飾演「蝦醬親家」後移民美國。十年前我在三藩市與她見面，談了很多關於她和她父親鄭子敦的演戲故事。她的樣子絲毫沒變，說話依然很爽快。之後我曾與她通了兩三次訊息，有人說她好像到了加拿大居住。

48年過去，劇中不少演員都離世了，包括武當派的張三丰關海山、宋遠橋張活游、俞岱岩張英才；明教的紫衫龍王施明、白眉鷹王王文彪、金毛獅王石堅、周顛野峰、范遙李道瑜、陽頂天梁克遜、胡青牛羅國維；少林老僧張生、周吉、駱恭、李鵬飛、莫夏利、成昆江毅；其他門派的何太沖蕭亮、唐文亮曾楚霖、汝陽王黃新等，都是曾經為香港演藝界作出貢獻的人物。

至於張無忌鄭少秋，近年也是「失蹤人口」，健康情況令人有點擔心。最近他宣布退休，希望他身體健康。